

浅谈徐州岁时民俗两则

王 含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 徐州 221000)

摘 要:岁时民俗是民俗学的重要内容,却为得到应有的重视。简要分析岁时民俗的概念、起源和表现形式。并以徐州为例,结合其丰富的民俗资源,简要介绍两个岁时民俗:伏羊节与云龙山庙会。希望通过研究它们的起源、表现和承载的文化意义,能够对岁时民俗在当代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徐州;岁时民俗;伏羊节;庙会

中图分类号:K8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32-0158-01

一、岁时民俗

岁时民俗,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一般是指一年之中,随着季节、时序的变化,在人们生活中所形成的不同的民俗事象和传承。^①

岁时民俗是在人类对自然的依存关系中产生的,它随自然被认识程度的深化而逐步丰富。^②《吕氏春秋·贵因篇》云:“审天者查列星而知四时,推历者视月行而定晦朔。”说明日月运行的天象规律循环,草木枯荣与动物迁徙的物候特征,风霜雨雪的气象变化等逐步被感知和认识。^③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天文”条中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古代先民已经熟悉各种岁时历法并将它们与日常生活,农业生产结合起来,从而逐步形成了岁时民俗。

所以,岁时民俗是随着时序、节令的变换,气候、物候的变化在民间自然形成的风俗习惯。这种风俗习惯和客观自然条件的变化密不可分。^④岁时民俗在农村仍然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在现代城市它也没有退出人们的生活,其突出表现是不同形式,不同意义的民俗节日。比如大家熟知的春节、元宵、清明、中秋、重阳节都来自于岁时民俗。

二、岁时民俗之伏羊节

今年入伏第一天,徐州所有的羊肉餐馆处处爆满,凡是与羊有关的菜肴都非常抢手,我与家人站羊肉馆大排档门口,将近等了一个小时才终于找到座位。点的菜基本上以羊为材料:羊肉火锅、羊肉汤、红烧羊腿、凉拌羊肚、凉拌羊肝……这些菜肴还要搭配徐州特有的辣椒油,佐以青蒜、香菜、各种香料烹制,其味香醇汁厚不腻,汤色美白。家人围坐在八仙桌周围,有说有笑,气氛热烈,再加上辛辣热腾腾的羊肉,不由大汗淋漓,身心舒畅。这种惬意只有亲临其境的人才能体会。

这便是一年一度的徐州伏羊节。伏羊节于初伏之日开始连续三天。在这几天里,徐州的大街小巷,都在吃伏羊,议论羊。同时举行祭祀彭祖活动和画羊、剪羊、斗羊表演以增加节日气氛。

众所周知,喝羊肉汤就是为了暖和身体。冬日里羊肉火锅是再好不过的美食,可为什么徐州人偏要反其道而行,在一年中最热的数伏吃加了很多辣椒的羊肉料理呢?

我国古代有对伏日、腊日的祭祀活动。《史记·秦纪六》中云:“秦德公二年(公元前676年)初伏。”唐人张守节曰:“六月三伏之节,起秦德公为之,故云初伏,伏者,隐伏避盛暑也。”秦德公初置伏日,初设伏祠是伏日祭祀最早的由来。“伏”共有三个,夏至

后第三个庚日称初伏,第四个庚日称中伏,立秋后第一个庚日称终伏(末伏),总称三伏。“伏”为隐伏避暑之意。古代伏天时,民间传承着很多食俗。汉代杨恽《报孙会宗书》:“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蒸羔,斗酒自劳。”可见人们从最初对伏日的祭祀,演变为对自己辛劳一年的犒赏,成为是农闲时期庆祝性的风俗。而徐州人夏天吃伏羊是对这一岁时民俗的继承,一直延续了几千年。

羊文化又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从古汉字来看,“羊大为美”、“视羊为祥”,说明羊是温顺、吉祥、美好的意象代表;羊又是一种重要的祭祀牺牲“少牢”,其神圣性不言而喻;羊的饮食文化更是不容忽视,“食羊为养”、“鱼羊为鲜”将中华饮食文化推向极至。在宋朝之前,我国宫廷宴席上都是以羊肉为主。到了元朝,羊肉在宫宴上更是占到了统帅地位,占全部菜肴的三分之二还要多。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里才孕育出彭祖后人的伏羊节,构筑了徐州独特的饮食风俗。

伏羊节不仅仅承载着历史文化的内涵,还包含养生保健的哲学道理。徐州民间就有“彭城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说法。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羊肉甘热无毒。食之肥软益人。”伏天吃羊的风俗,暗合“天人合一”的质朴养生观念。伏天里人体有积热,羊肉本是热性,吃羊肉时加些辣椒油、米醋和香菜等,吃得全身出汗,可驱走五脏积热和体内毒素。从而降温解暑增加身体免疫力。

入伏吃伏羊是徐州延续几千年特有的岁时民俗。尤其是近几年,声势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由政府组织策划形成节日。虽然这摆脱不了增加文化噱头以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的嫌疑,但从伏羊节的形成也能看到包括岁时文化,羊文化,饮食文化等传统文化在当代发展的脉络。可以说是民俗的复兴。同时,也为现代都市民俗的保存和发展提供了具有积极的,指导性意义的探索。

三、岁时民俗之云龙山庙会

云龙山是徐州的游览胜地,古迹颇多,风光宜人,也是徐州的佛教名山。云龙山会始于清康熙年间,徐州知府姜焯在准备重修放鹤亭时,在平整坡地时,发现一块巨石,便仿照唐代吴道子所画《观音大士像碑》雕成观音像,并修建大殿,庇覆其内。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值观音菩萨诞辰之日就有观音会,也就是云龙山会。在大士岩院内外,男女云集,观音像前善男信女烧香膜拜者,一排队辄十数人。就是大士岩后的放鹤亭及山东大佛殿等处,也是人头攒动。^⑤于是,早在会前一两天,远近卖玩具、饮食、百货的商贩看准这个商机,陆续上市摆摊设点。西北坡还有坠子、大鼓等书场。久而久之就形成规模,便是庙会。发展到现在,庙会时间也延伸至一周,号称徐州的“民俗文化”(下转第160页)

现象——把心理学上本属人类无意识的一些特征归到部分有象征意义的动物身上。马能承载甚至包容我们,它是人类本能力量的最好象征,它通过牺牲而引领我们抵达自性,这是典型的女性的正面特征。在故事的结尾,通灵马死去,哥哥按照马的吩咐摆下了骸骨,马肠变成围墙,马牙变成羊群,马头变成宫殿,马肾变成新的通灵马,马心则转世成为美丽的姑娘与哥哥一起生活。至此,通灵马作为一个女性,引导哥哥彻底脱离原有的异性关系,建立了新的生活秩序。可以说,《善良的哥哥和刁恶的妹妹》与《汉塞尔和格莱特》、《姐姐与弟弟》内容构成的基本形式还是相同的,只不过角色作用略有变异。

在上述三个故事中还可以看到,东方故事中的兄弟形象相对被动,他们没有积极行动来反抗命运对于他们的安排,反而是姐妹在他们共同的生活制造机会,结束他们当下的处境,使他们的命运得到转变。阿角生命中的一切都是由姐姐安排好的,从少年到成人,甚至结婚对象都是姐姐扮作自己的样子找来的。善良哥哥几乎完全受刁恶妹妹的支配,任由妹妹指使去进行一次次危险的活动,没有任何怨言,妹妹死后,哥哥的一系列行动又处于通灵马(后来的伴侣)的安排之下。格林童话里的男孩看上去要主动一些,汉塞尔在兄妹俩最初被抛弃时,曾想出沿途撒下标志物的方法寻找回家的路;被巫婆抓住后,又巧妙地欺骗巫

婆并想法配合妹妹一起逃跑;变为小鹿后又再三要求出门以至被国王跟随,最终使妹妹获得婚姻,从而拯救了自己。但需要注意的是,造成汉塞尔命运转折的依次是继母、巫婆、妹妹。也就是说,在这三个体现兄妹婚禁忌主题的故事中,推动故事发展、占据支配地位的始终是女性。母系社会妇女的主宰地位,以及相应的原始人观念中女性神祇对命运的掌控,都在民间故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不管父系社会取代母系社会有多长时间,埋藏在人类潜意识之中的命运女神的力量都不会消亡。

通过文中所选三则不同国家的民间故事,可以看到兄妹婚这一禁忌主题在民间故事中以隐蔽的形式出现,并且在此类故事中原始人类对女性的崇拜得到彰显,表明了民间故事不仅仅是一些遥远的充满幻想的传说,还是保留人类古老行为与观念的活化石。

参考文献:

- [1]林童话全集,杨武能译[M],译林出版社,1993.
- [2]河合隼雄(日),范作申译.日本人的传说与心灵[M],三联书店,2007.
- [3]班贡帕巴·鲁珠,李朝群译.尸语故事[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 [4]万建中.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M],商务出版社,2001.

(上接第158页)周”。

云龙山庙会的形成与发展起源于宗教的祭祀活动,这种祭祀是一种宗教性的岁时民俗,而庙会是一种独特表现形式。近些年来,佛教在民间逐渐衰落,信徒们对观音菩萨的祭祀活动早已没了从前的规模,反而是因此发展出来的庙会,商贾云集,游人如织。赶会者也大多是凑个热闹或购买些民间工艺品。农历二月十九日的意义和庙会的由来早已被人淡忘。提起这一天,人们只会记得云龙山会的初会,却不知深究其文化来源,不知应该为社会的发展而高兴,还是为传统文化的流逝而悲伤。

不过,云龙山庙会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民间工艺品买卖;二是民间文化娱乐活动。

先来谈谈民间工艺品,其品种繁多可以说是吃穿用玩一应俱全,绝大多数都是民间艺人手工制作。吃的有卖米花团、粽子、凉粉条、黄米年糕;穿的有布鞋、肚兜、头巾;由于以前庙会的买家主要是从乡村前来烧香拜佛的人,生活用品是数量最多的,比如爪钩子、铁锨、扫帚、擀面杖、竹编篮;再有就是为孩子们准备的木漆小刀、拨浪鼓、小推车、捏面人、风筝等等。有些东西是为了迎合庙会欢快节日的气氛,会后便丢弃的东西,有些是在家里长期使用的必备品。可以说云门山庙会是娱乐性与实用性结合的统一体。

会上的民间娱乐节目也很丰富。大家在会上逛的累了,总想找个地方短暂休息,民间艺人就满足了这种需求。武术、魔术表演、山东快书、玩杂耍、唱戏……多种多样,有些不登大雅之堂,但也流露着民间风俗的纯朴气息。我对庙会上的戏剧印象比较深刻,剧种主要是柳琴戏,戏班子会在搭好的唱台上表演,戏台两边还有楹联:演悲欢离合当代岂无前代事,观褒贬抑扬座中常

有剧中人。具体内容已经想不起来,只觉得唱腔穿透力强,是农民质朴情感的真切表达。

最近几年的云龙山庙会我去过两次。可是觉得第二次与第一次比起来,除了声势更大以外,没什么特别变化,反而民俗味淡了。原来买卖民间手工艺品的摊铺变成了随处可见的百货小商品;工艺品种类也开始减少,保留下来的多是玩具类工艺品;原来手工制作的物品现在改成机器批量生产,没了以前的精致显得粗制滥造;民间艺人的节目表演越来越缩水……庙会中包含的文化价值变低,人们的欣赏品味变得肤浅。大众被急速商业化的社会冲昏了头脑,认不清什么是宝贵的,什么是要固守的。过于急功近利,只是一味的寻求价值增加,丢掉了许多重要的东西。怎样才能民俗文化和社会中找到平衡,难道不是传统文化复兴中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吗?

注释:

- ①④陶立璠.民俗学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 ②③陶思炎.应用民俗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 ⑤姚克明,周伯之.徐州民间文化集 风土人情[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参考文献:

- [1]姚克明,周伯之.徐州民间文化集 风土人情[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 [2]<今日徐州>编委会.今日徐州[M],上海:三联书店,1992.
- [3]商学兵.伏羊思辩录[J],美食,2006.
- [4]蒋作征.中国地名[J],1998(01).